

臺灣瓊瑤小說系列



《我是一片雲》續集



歸

日月潭

台湾琼瑶《我是一片云》续集
梦归日月潭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晋新登字 6 号

梦归日月潭 作者 崇 瑶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南京七二一四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9 字数 200 千字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 50000 册

ISBN 7-203-02604-3 G·1065 定价:4.95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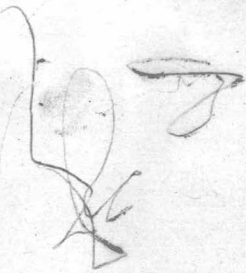
内容提要

人生本是一团乱麻，
病愈后的宛露被裹在
乱麻中纠缠……

人生本是一场梦，
失意后的宛露被抛在
梦中徘徊……

人生之情，情意切切，
却是斩不断，理还乱；
到头来，落得茫茫水
天一片，情也空空，家
也空空……

人生的喜乐悲怨，
皆化作一片薄薄雾
霭，消散在日月潭的
湖光山色中……



—
又是一个五月。

刚刚下过一场雨。雨后，整个台北都被洗得格外干净。树叶更加清鲜了，花朵更加艳丽了，尤其是路边的金急雨树，往日，那一串串金色的花朵就象垂挂着的雨珠，现在，每一串花的顶端又衔上了一颗晶亮晶亮的小水滴，看上去，更绚丽了，更诱人了，被雨后湛蓝湛蓝的天空一衬，被雨后刚刚露出云层的太阳一衬，被雨后在天边架起的一道彩虹一衬，构成了一幅只有梵高才画得出来的风景画。

孟樵不经意地踩着路面上还没有被太阳吸干的小水洼，慢慢悠悠地朝前走着。他低着头只顾走路，根本不注意雨后的景色。直走到一个巷子口时，他才抬起头来。巷子口很安静，偶而，才有一辆汽车驶过。巷子口的对面，路边上，便是一棵好大的金急雨树。孟樵站住脚，有些惊讶了。怎么这么巧？正正是他被宛露一脚球踢倒了的地方。他注意地朝四周看了看，再也没有那几个踢足球的孩子的影子。

他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想起来就在这个地方，和宛露相撞时，她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”如今，那句话应验了。只可惜只有祸，没有福。他走到马路对面去，走到金急雨树下，伸出手去，抓了一把金急雨花。他不知是对花，还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金急雨！金急雨！金急雨！你看见

了我们的昨天，看见了我们的今天，你能看见我们的明天吗？你告诉我，你能看见我们的明天吗？”

他轻声地说完这句话，一把把在手心里攥碎的花朵丢在地上，大步朝前走去。

他来到一个小院跟前，再次停住了脚步。他朝楼上的一个窗口望了望，没有看到宛露的影子。他有些奇怪了。咦，她今天怎么不在窗口望天上的白云了呢？

他急忙冲进小院，推开房门，焦急地就朝楼上喊：“宛露！宛露！你在哪儿呢？”

房东太太从一层楼她自己居住的房间出来，径直走到孟樵跟前。“哟，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？”她酸声酸气地说，“连个太太都看不住！让人家牵走啦！”

孟樵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：

“要房钱，说房钱的事儿就是了，干嘛这么冷风热气地糟塌人！”

房东太太一拍巴掌：

“哎哟，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喏！你可别多想！……不过嘛，你们的房租可确实是欠了三个月的啦！”

孟樵朝她甩了一下手：

“房租的事儿一会儿再说，一分钱也少不了你的！现在，现在我要赶快上去看看宛露是怎么回事！”

他说着，咚咚咚跑上楼去了。

房东太太在他身后生气地努了努嘴，一转身回了自己屋。

孟樵闯进二楼自己和宛露居住的房间里，仍然没有看见宛露的影子。他急得左寻右找，连卫生间的门也拉开看了看，四外空空如也，他的脊背上嗖地渗出冷汗。“宛露！宛露！宛

露！”大声叫喊了几句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窗子，伸出头去朝下面张望。下面就是他刚刚走进来的小院，院子周围长着一圈毛茸茸的青草。他放心了。可是更加莫名其妙了。他重新咚咚跑下了楼梯。

↑“齐太太！”他站在房东太太门前，哀恳地说，“您看没看见宛露去了哪儿？”

“我说就是让人家牵跑了嘛！”房东太太得意地笑着，又走了出来。

正在这时候小院的门被一个半老的女人推开了。孟樵一看，迎着那人过去。

“许伯母！”他有些焦急地说，“宛露不见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许太太大吃一惊，“那怎么可能，她不是从来也没有自己出过屋么？”

“是呀！”孟樵说，“每天她都是坐在窗口望着天上的白云发呆，我回来，才把她拽开的……”

房东太太站在一旁，听见这两人的对话，又见他俩着急的样子，吃吃地笑了：

“放着我这大活人在一边，你们怎么不问我呢？”

许太太听她这样说，赶紧抢上一步：

“齐太太，快告诉我们吧，真着急死了！”

房东齐太太故意又拖延一会儿，才笑嘻嘻地说：

“她呀，让段家接走啦！”

“谁来接的？”孟樵很不放心。

“她哥哥段兆培呀！错不了，他们段家的人常来看她，我都认识的！”

孟樵和许太太听齐太太这样说，明显地松了一口气。不

过，孟樵很快又严肃起来。

“您应该早告诉我的，何必让我着了这么大火！”

“哎哟！”房东太太的嘴撇了起来，“我跟你一提房租，你就跑了，怎么容我告诉你呀！”

孟樵的脸色腾地红了。他用阴沉的声音说：

“我告诉你，一分钱也少不了你的，明天我就给你！”

许太太听到这里听出了眉目。她满脸堆着笑走到房东太太跟前，急急地打开手里捏着的漂亮的小手包：

“哎，是房租的事情呀，我来付！我来付！”

说着，她几个手指捏出了几张大票面的钞票，塞到齐太太手里：“你看一看，够不够？不够我还有！”

齐太太张开手掌看了看许太太塞到她手里的钞票，嘻嘻笑了，她又捏回了两张塞回给许太太：“哪里用得着这么多，我可不能多收！我这房价呀，全台北也找不出这么便宜的呢！”

孟樵见许太太代他付了房租，抢上一步将那几张钞票从房东太太手里抓回来，又塞回给许太太：

“不，不用您代我付！明天我自己来！”

房东太太斜了他一眼，嘟着嘴又将钞票从许太太手里抓了过去。

“有许太太这样的富婆替你付房租，还不是你的福气！要说呢，你也真是不容易，整天服侍这样一个病人，要不是病人拖累的，你这么好样的小伙子，哪个老板肯炒你的鱿鱼哟！”

许太太听齐太太这样一说，眼睛惊得张得好大。

“怎么，你被炒了？那你……”

她朝齐太太摆了摆手：

“好了，房租就付了噢！再有事情，你就找我！”

说着，她推着孟樵的后背，把他强推上楼去。

孟樵的房间简朴得很，除了他和宛露一人一个单人床，还有一张半旧的书桌，两把软椅，和一只新的单人小沙发。虽然简单，却很整洁，只是书桌上的烟碟里，堆了满满一碟子烟蒂。

许太太跟在孟樵后面进了屋，她打量一下房内的摆设：

“哦，又添了一个小沙发！”

“这小沙发给宛露坐，舒服些。”

“看你想得多周到呀！”许太太很感动的样子，“我说给你们添一套家俱呢！你看看，偏偏不肯要！”

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慢慢添吧。如果宛露好些，我们就不住这儿了。我母亲总惦记着让我们搬回去住，我倒是想宛露还是跟别人再隔离一段的好。”

“幸亏你呀！”许太太眼圈儿有点儿发红了，“宛露这孩子，从小就……”

孟樵见许太太要掉眼泪，赶紧把话叉开：

“我还是去给段家打个电话问一问的好，听一听宛露真的被他们接去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许太太抹干了刚刚要拥出眼窝儿的一滴泪水，“不然我也要惦记死了。”

“我到房东太太那里去打电话！”

孟樵说着，正要离开，许太太又叫住了他：

“你等一等！”

孟樵转回来，听她要说什么。

许太太望着他的眼睛，她以往身上那股子风骚劲儿一点儿也没了踪影。她显得很关切，也很严肃：

“对我说说实话，你现在，经济上支撑不住了吧？”

孟樵见她一板正经地提起这个，便在另一把软椅上坐了下来。他慢悠悠地点燃一只烟，狠狠抽了几口，然后才说：

“是的，我失业了。那天报社要我抓一篇急稿，正赶上宛露有点儿不舒服。我没有去上班，主编发了火，一怒之下就把我辞了。”

“那你这里生活怎么办呢？”

“也就是这半个月的事，还能支撑一阵，我正在抓紧找新工作。”

许太太听了他说的情况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她打开自己的小手包，在里边摸索一阵，将里边所有的钞票全抓出来，放到身边的书桌上。她正色对孟樵说：

“孟樵呀，你把宛露从精神病院接出来，千方百计要用你的心得醒她，我真不知怎么感激你才好。你是救她的命，也是救我的命呀！我没有办法感谢你，就求你这一件事了：以后，我包下你和宛露的全部生活费用，我随身带的这一点儿，你先……”

孟樵没等她说完，断然地阻止了她：

“许伯母，您的好意我领了，您的钱，我万万不收。刚刚您付的房租，很快我也会还给您！段家几次提出来要给我一些经济上的帮助，我也谢绝了。照看宛露，我完全是自觉自愿。我要用我全部的热血捂化她！为了这，吃多大苦，我也认了！何况，我还有我自立自强的能力，您若是这样做，可要伤我的自尊心了。您是不相信我的能力么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！”许太太连连摆手：“象你这样的人，找个工可并不难，而且呀，那工作也会是上乘的！”

孟樵淡淡地笑了笑，上前抓起许太太刚刚放在书桌上的钱，一把塞回她的手包里：

“谢谢你，能相信我，这就够啦！”说完，他站起身来。

许太太也随他站起来：

“我跟你一起打电话去吧，宛露没在，我也不多坐啦！”

两个人一先一后出了屋子。许太太走在后边，她趁孟樵不注意时，偷偷将书桌的抽屉拉开一道缝，将手包里的那卷钞票塞了进去。

二

电话一接通，孟樵从电话里就听见了孟家许多人喧哗的声音。那一边接电话的似乎是段太太：

“我是段家，你是哪一位呀？”

孟樵沉吟了片刻。他想不到自己现在是这种境况，人家段家依然有可兴奋可喜气的事情要做。

“我是孟樵！”他郁郁不快地说，“我是要问一问……”

“噢，你是问宛露哪里去了吧？”段太太的声调很高兴，“她已经到家啦！兆培和她刚刚进门！我听兆培说……”

段兆培一把从母亲手里抢过了电话：

“对不起，孟樵！今天是我儿子过‘百岁’，我弄辆计程车去接你和宛露回来吃长寿面的，你不在家，我给你留了个条子，先把宛露带回来了！……”

“我没有看见条子。”

“就放在……就放在……咳，我把它塞进你书桌的抽屉里去了！”

“那他怎么能看到！”

段立森埋怨着儿子，从他手里又接过了电话。

“孟樵呀！”段立森的声音十分亲切，“看见宛露的身体强健起来了，我们真高兴，可见你花费的心血呀！我们全家都感谢你了！”

“谈不上感谢的，到现在她还……”

“你是说她的精神还没恢复？那是另外的问题……好了，我们先不谈她的病了，今天兆培的儿子过‘百岁’，你赶来一起吃饭吧！”

孟樵迟疑了一会儿：

“我不去吃饭了，我还有事情！”

“什么事情还用得着这么急？”

孟樵不好将去寻工作的事情说出口。失业的事，他还始终瞒着段家，也瞒着自己的母亲。告诉他们又有什么用呢？天塌下来，他也要一个人顶着！不然，还算得上什么男人！不然，还有什么资格养着宛露！不然，还叫什么孟樵！他正要找一個合适的借口搪塞一下，一眼看见身边的许太太，顺势将许太太做了借口说：

“许伯母正在我这里，我要陪一陪，她是专门来看宛露的！”

“那就正好一起来嘛！”段立森非常固执地说，“把宛露接来了，你不来，我们怎么过意得去！许太太我们是应当请的，只是……”

许太太一听对方的口气也邀请她参加什么，知道自己在段家已经获得了一定的位置，很是高兴。她抢过孟樵手里的电话，没有管对方谁，就连连地应承起来：

“好的！好的！我和孟樵都去！很快就去！”

放下电话，她才想起不知段家是什么事情，只好疑疑惑惑地问孟樵说：

“他家是什么喜事呀？”

“段兆培的儿子过‘百岁’！”

“咳，我说呢！”许太太恍然大悟了，“今天是五月刚进不久，还没有到宛露的生日呢！”

打过电话，许太太象是喝了兴奋剂，急忙就拉着孟樵要去段家。孟樵陪她走到小院门口，说：

“我确实有事情，您一个人先去吧！”

“是要去找工作吗？”许太太把眼睛盯在孟樵脸上，猜测着说。“没关系，回去让我那老公给你想想办法，他市面上认识人多，不行的话，让他在他的哪个公司里给你谋个职位也就是了！”说着，她凑近孟樵一点儿，神秘兮兮地又说，“他呀，连美国都有产业呢！”

孟樵可不想沾许太太这份光，刚才她代付的房租，已经够他尴尬的了。他又推脱说：

“我晚一点儿再去，顺便就把她接回来了，您一个人先去吧！”

许太太听他这样说，不好再强拉他。她的心，早已经飞到宛露身边去了。她刚要伸手拦住一辆路过的计程车，又把它放了过去。她又想起了什么：

“哎，你看看！”她又转头问孟樵，“我是不是应该回去换换

衣服才好？这衣服太素气了，人家是喜事呢！”

说完，她不等孟樵表示意见，便急急忙忙朝着与计程车相反的方向走了。走了好远，她又回过头来，朝孟樵招了招手喊道：

“哎，你那个事情，我会跟我老公说的！”

送走了许太太，回到房间里，孟樵觉得清冷得很。宛露走了，虽然只是短短的这一点儿时间，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出现了空白。以往，有宛露在，虽然她病着，痴呆着，不说不笑，没有感觉没有知觉，房间里却总是满满当当，有一个人呼吸着，就有一个人的热度，连他自己也加了温。他把宛露从精神院接出来，就住进租的这间小屋子里，自己服侍她，温暖她，期待着奇迹的出现。段家看他辛苦，要接宛露回去，他拒绝了；母亲看儿子劳累，要儿子带宛露一起回家，他也拒绝了。他认为象宛露这种情况，还是应该远离刺激，远离任何能够引起她的痛苦联想的一切事物。半年过去了，宛露的身体恢复了些，能走了，能自己料理自己了，虽然还是那么痴呆呆的，毕竟使孟樵看到了一线希望。他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：奇迹一定会出现！

孟樵把房间稍稍收拾一下。在傍晚去段家之前还有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他要充分利用起来，再去寻寻工作。他翻开捎回的一叠报纸，仔细查看报缝间的招聘启事，真奇怪，这一阵子，各地方招聘的竟然都是理工科人材，象他这样的记者，还真是一个也不缺呢！他有点儿懊丧了。

他无意间想起兆培说过有一张条子，塞进抽屉里，使随手拉开了抽屉。他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一卷钱。他立刻想到这一定是许太太留下的，因为那卷钱似乎还泛着一种明显的脂粉味。他象挨了谁一掌，一下子疲软了。他没有想到自己现在已

经落魄到由一个堕入风尘的老女人来接济、来怜悯、来爱护的地步。他的心一下子颠覆了。不！不！不！他在心里狠狠地喊着：“我用不着谁接济！用不着谁怜悯！我会加倍工作，加倍还她！加倍还她！”

他被这一卷钱刺激得头脑胀大了，他哐地一声摔上门，便朝外边跑去。

他要抓紧寻找工作，也想趁宛露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，抽空去看看母亲。

三

段家喜气盈盈。

为了给段家的第三代传人小聪聪过‘百岁’日，这座二层小楼就差张灯结彩了。从一大早起，段太太和儿媳纷纷就忙出忙进地打扮房间、做饭，真象要办个大宴会的样子。段立森也没有停闲，纷纷和段太太做饭，他就哼着一支只有他自己才辨得出调子的曲子，抱着小孙子在地上晃来晃去。他以为自己可是帮了大忙，没想到段太太不时就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吼他两句：

“这么小个东西，你就这样宠他、惯他！摇摇晃晃的当然是美乎乎的，惯出毛病来，你可要天天抱着他噢！”

段太太这样半嗔半怪地一喊，段先生就更加得意，把他的小孙子悠得高高地，再慢慢放平。高兴得小家伙咧开嘴笑，而

且当爷爷的一停手，小家伙还要不满的哼哼几声。玢玢看着高兴，说爷爷快把他孙子惯成小人精了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，兆培把宛露接到了家。

计程车慢慢驶进巷子，在段家门口停下。

兆培打开车门跳出来，顾不得别的，直直地就朝自家门里喊起来：

“宛露回来啦！宛露到啦！”

听他这样一喊，一家人顿时慌成了一团。段立森急忙将小聪聪交到玢玢手中，段太太正在剖鱼，弄了一手鱼腥，这时候急得不知怎么才好。她丢下鱼，在水龙头底下冲了冲手，来不及擦干，使扎煞着湿手奔到小院里。

宛露挡开兆培搀扶她的手，自己慢慢地钻出车来。

比起刚刚发病那一阵，她的脸色红润了，有了血色，也有了亮色，走路腿下有了气力，只是看上去轻飘飘的，仿佛她走在云层里。

段立森和段太太默默地，小心翼翼地上前搀扶女儿。宛露却谁的帮助也不要。她下车后，目光只恍恍惚惚地在父亲母亲脸上飘移了一会儿，便转到天空上。

湛蓝的天空，正有一片白云飘过。

宛露呆呆地望了一会儿那一片云朵，微微地绽出一点儿微笑。她幽幽地说：

“我是一片云……一片云……”

段太太轻轻叹了一口气。她和丈夫交换一个眼色，挽着女儿的胳膊，将她搀进客厅。

段立森和段太太将女儿安置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好。宛露转动着脑袋，呆滞的眼光在客厅里环视了一周。段立森轻轻抚

摸着她的头发，问她：

“宛露，还认识这个地方么？”

宛露茫然地看了看他，没有回答。

兆培打发走计程车，恰恰进来，他凑到宛露跟前，一条腿跪在地板上，轻轻地摇着她的膝盖，问好：

“宛露，宛露，你还认识这地方吗？这是咱们的家呀！这才是你的家！”

宛露同样茫然地看了看他，依然没有回答。

兆培象刚才的母亲那样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段立森并不灰心，他从默默站在一旁的玢玢手中重新接过小聪聪，将小孩子托着，递送到宛露腿边：

“宛露，你看看，这是小聪聪，是兆培的儿子，他多漂亮，长得象你小时候一样，你喜欢他吗？”

全家人默默地等待着宛露的反应。

宛露伸出一个手指，在小聪聪脸蛋上轻轻划了一下，她脸上又绽出了一点儿微笑，嘴里喃喃地发出一个声音：

“我是一片云……一片云……”

兆培失望地站起身来，他抓住宛露的手，用力撑了一下：

“好，宛露，你休息吧！好好休息吧！”

段太太偷偷拭去眼角滴下的一颗泪珠，默默地转身向厨房走去。

段家的小楼里，不知不觉笼罩上一层愁惨的云。

几个人各自去忙各自的活儿去了。段太太继续在厨房剖她的鱼，玢玢继续切她的菜，兆培匆匆忙忙又赶回公司去上班，段立森重新抱着孙子在地上晃来晃去。不过他不再哼那支谁也听不出音调的曲子，他一边照看孙子，一边照看宛露。